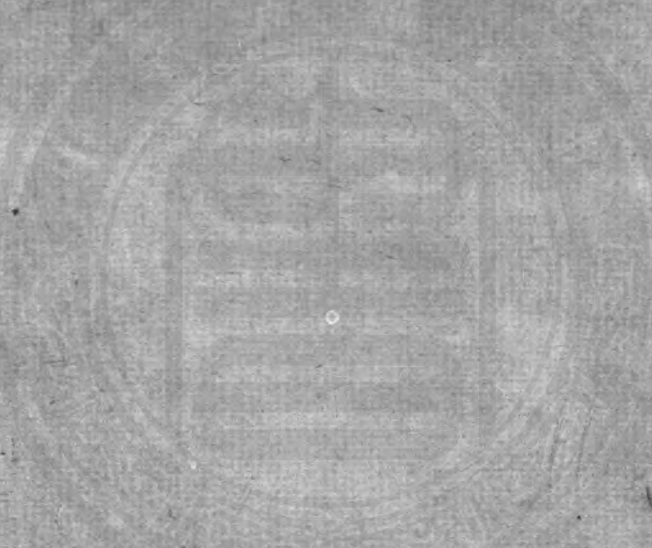


御製律呂正義



卷七十八
之六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之八十

樂制考三

秦

漢



秦

始皇帝二十六年。改樂。

帝平天下。六代廟樂。惟韶武存焉。于是改周大武曰五行。房中曰壽人。衣服同行樂之色。

漢

高帝六年。令博士叔孫通制宗廟樂。

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帝即位。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於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

齊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又作昭容樂。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抵皆因秦舊事焉。又有房中祠樂。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秦名曰壽人。帝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

十二年。帝過沛。作風起之詩。

帝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懽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後帝崩。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令歌兒習以相和。嘗以百二十人爲員。

惠帝二年。更樂名。

帝以高祖所定之樂。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箏。更名曰安世樂。

景帝元年。定高皇帝孝惠孝文廟樂舞。

帝以丞相嘉等奏。詔高皇帝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五

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更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更名五行也。帝采武德舞以爲昭德。以尊太宗廟。

武帝元光五年。河間王德來朝。獻雅樂。

河間王德有雅材。以爲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禮樂。帝下太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而詩樂施于後嗣。猶得有所祖述。

元狩四年。定郊祀之樂。作神馬歌。

初文帝時。大中大夫賈誼請興禮樂。文帝謙讓未遑。至帝卽位。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謠。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有鼓舞樂。今郊祀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弦。于是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瑟。自此起。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使童男

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及得神馬于渥洼水中。次以爲歌。

班固曰。昔殷周之雅頌。廼上本有娥姜原。高稷始生。元王公劉古公太伯王季姜女太任太姒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功德旣信美矣。褒揚之聲。盈于天地之間。是以光名著於當世。遺譽垂於無窮也。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于鐘律。而內有掖廷才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于朝廷。

宣帝本始元年。定孝武廟樂舞。

詔曰。孝武皇帝。躬仁義。厲威武。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羣臣皆曰。宜如詔書。有司請尊孝武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

按漢自宣帝後諸帝廟。皆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四年。詔樂府減樂人。

神爵元年。召見知音樂者。尚方待詔。

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

元帝初元元年。詔減樂府員。成帝綏和元年。詔立辟雍。陳禮樂。未作而罷。

犍為郡于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美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化天下。帝下公卿議。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未作而罷。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暉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為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立太學。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大儒公孫宏。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

之大樂。春秋鄉射。作于學宮。希濶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鏘。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眾庶。其道無由。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宋暉等守習孤學。大指歸于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河間區區小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民到於今稱之。况于聖主廣被之資。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于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為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

按綱目體例。以編年紀事為主。其有年不可考。而

事散見于志表列傳中者。因類附載。如平當議河間獻王雅樂之類是也。後倣此。

哀帝卽位。罷樂府官。

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富顯于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帝自爲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卽位。下詔曰。惟世俗奢泰文巧。則趨末背本者衆。鄭衛之聲興。則淫僻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濁其原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祀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

者。條奏別屬他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郊祭樂人員六十二人。給祠南北郊大樂鼓員六人。嘉至鼓員十人。邯鄲鼓員二人。騎吹鼓員三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鼓員四人。巴俞鼓員三十六人。歌鼓員二十四人。楚巖鼓員一人。梁皇鼓員四人。臨淮鼓員二十五人。茲邠鼓員三人。凡鼓十二。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殿下也。應古兵法。外郊祭員十二人。諸族樂人。兼雲招給祠南郊用六十七人。兼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五人。剛別柎員二人。給盛德主調篪員二人。聽工以律知日。冬夏至一人。鐘工磬工簫工員各

一人。僕射二人。主領諸樂人。皆不可罷。竽工員二人。一人可罷。琴工員五人。三人可罷。柱工員二人。一人可罷。繩弦工員六人。四人可罷。鄭四會員六十二人。一人給事雅樂。六十一人可罷。張瑟員八人。七人可罷。安世樂鼓員二十人。十九人可罷。沛吹鼓員十二人。族歌鼓員二十七人。陳吹鼓員十三人。商樂鼓員十四人。東海鼓員十六人。長樂鼓員十三人。縵樂鼓員十三人。凡鼓八員。一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竽員五人。楚鼓員六人。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雅大人員九人。朝賀置酒為樂。楚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鈔四會員十二人。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謳員三人。齊謳員六人。竽瑟鐘磬員五人。皆鄭聲。可罷。師樂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大官捫馬酒。其七十人可罷。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罷。奏可。

平帝元始五年。召天下通知鐘律者。

淮南子天文訓。日行一度。十五日為一節。以生二十

四時之變。斗指子則冬至。音比黃鐘。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鐘。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蕤林鐘。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音比蕤賓。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風濟。音比夾鐘。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音比太簇。加十五日指丙則芒

種。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黃鐘。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音比太簇。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涼風至。音比夾鐘。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雷戒。蟄蟲北鄉。音比蕤賓。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音比林鍾。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躡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死。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

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音比應鍾。加十五日指子。故曰。陽生於子。陰生於午。

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歲而匝。終而復始。指寅則萬物蟄。律受太簇。太簇者。簇而未出也。指卯。卯則茂。茂然。律受夾鐘。夾鐘者。種始莢也。指辰。辰則振之也。律受姑洗。姑洗者。陳去而新來也。指巳。巳則生已定也。律受仲呂。仲呂者。中充大也。指午。午者。忤也。律受蕤賓。蕤賓者。安而服也。指未。未。昧也。律受林鍾。林鍾者。引而止也。指申。申者。呻之也。律受夷則。夷則者。易其則也。德

以去矣。指酉。酉者。飽也。律受南呂。南呂者。任包大也。指戌。戌者。滅也。律受無射。無射。入無厭也。指亥。亥者。闕也。律受應鍾。應鍾者。應其鐘也。指子。子者。茲也。律受黃鐘。黃鐘者。鐘已黃也。指丑。丑者。紐也。律受大呂。大呂者。旅旅而去也。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故曰。規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爲四時根。道曰。規始於一。一而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爲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爲禮。喪紀三踊以爲節。兵重三軍以爲制。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鐘之律九寸而

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立焉。黃者。土德之色。鍾者。氣之所種也。日冬至。德氣爲土。土色黃。故曰黃鐘律之數六。分爲雌雄。故曰十二鐘。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爲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鐘大數立焉。凡十二律。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與五如八。故卯生者八竅。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故音以八生。黃鐘爲宮。宮者。音之君也。故黃鐘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鐘。林鐘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簇。太簇之數

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鐘。應鐘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鐘。夾鐘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鐘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日冬至。音比林鐘。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鐘。浸以清。以二十律應

二十四時之變。甲子。仲呂之徵也。丙子。夾鐘之羽也。戊子。黃鐘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古之爲度量輕重。生乎天道。黃鐘之律修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音以八相生。故人修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有形則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爲匹。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而爲制。秋分葉定。葉定而禾熟。律以數十二。故十二葉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寸而爲尺。十尺而爲丈。其以爲量。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十

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而倍之。故二十四銖爲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爲一斤。三月而爲一時。三十日爲一月。故三十斤爲一鈞。四時而爲一歲。故四鈞爲一石。其以爲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

按漢世論樂。淮南王安之書。爲後世所宗。且在司馬遷之前。今具列焉。夫律呂之數。始於一分於二。

中於五。交於六。方於八。圓於九。紀於十二。倍於二十四。行於二十七。盈於三十。殺於六十。定於八十一。衍於三百六十。積於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要皆成於三者也。淮南子天文訓之言曰。規始於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爲一時。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鐘之律九寸而宮音調。由此推之。太極爲一。陰陽爲二。此三之數所由開也。三加二爲五。而五音出焉。三其二則爲六。而六律起焉。以三加五則爲八。而八音具焉。以三乘三則爲九。而黃鐘九寸之法生焉。二其六爲十二。

而十二鐘副十二月之義出焉。三其八爲二十四。而二十四氣之節。與二十四銖之權肇焉。三其九爲二十七。而二尺七寸之幅倣焉。三其十爲三十。而一月之日。與一鈞之數定焉。五其十二爲六十。而六十音應六十甲子之分成焉。三其二十七爲八十一。而八寸一分之管正焉。三其十二爲三十六。卽三其一百二十爲三百六十。以當一歲之日。而天地之全數周焉。至所謂十一三之法。則置一而十一三之。并所置之一爲十二。以爲黃鐘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也。若其所謂九

九八十一為黃鐘之數。則所起者乃弦音之分。與司馬遷班固黃鐘九十分之法。原並行而不悖焉。一則九其九寸。一則十其九寸。其法異而實同也。又其所謂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之法。又即司馬遷生鐘術所謂上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下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之謂。其用三之術。先後同揆也。蓋其或益之。或損之。或乘之。或除之。或積之。其中皆以三為法者也。其間或上應天運。或中符人事。或下協地宜。要之皆準三而立者也。至其所謂和繆云者。變宮與宮聲相近。故曰和。徵

聲與宮聲為子母相應。而變徵不與宮聲應。故曰繆也。若夫所謂五子應五音云者。蓋以子為黃鐘之律。而戊子居五子之中。故曰戊子黃鐘之宮也。戊子既為宮矣。則次庚子宜為商。黃鐘為商。必無射為宮。故曰庚子無射之商也。庚子既為商矣。則次壬子宜為角。黃鐘為角。必夷則為宮。故曰壬子夷則之角也。壬子為角。則次甲子宜為徵。黃鐘為徵。必仲呂為宮。故曰甲子仲呂之徵也。甲子為徵。則次丙子宜為羽。黃鐘為羽。必夾鐘為宮。故曰丙子夾鐘之羽也。雖其所謂五音者。係絃音之分。而

非律之本聲。其所謂五子者。係六十音之名。而非音有是律。然於義猶有可推。獨其先論斗建所指。以二十四氣分配十二律。自冬至迄夏至。逆行一周。自夏至迄冬至。復順行一周。其逆行也。既不合乎日躔。其順行也。又併不合乎斗建。則天官與律呂之義。兩未有合焉。故仍其說而闕之。以俟後之知者。

史記樂書。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

終哉。君子不爲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爲禮。以損減爲樂。樂其如此也。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嗶噉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况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

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名顯鄰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沔沈佚。遂往不反。卒於喪身滅宗。并國於秦。秦二世尤以爲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騷耳。而后行遠乎。二世然之。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

令沛得以四時歌儻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隸舊而已。至今上卽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爲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元冥。世多有。故不論。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爲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蹕萬里。今安匹兮龍與友。

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爲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上默然不悅。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

史記律書。七正二十八舍。律歷。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天所以成熟萬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於營室。營室者。主營胎陽氣而產之。東

至于危。危。垝也。言陽氣之危。垝。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鐘。應鐘者。陽氣之應不用事也。其於十二子爲亥。亥者。該也。言陽氣藏於下。故該也。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故曰廣莫。東至於虛。虛者。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宛藏於虛。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東至于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尚相如胥也。故曰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鐘。黃鐘者。陽氣踵黃泉而出也。其於十二子爲子。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於下也。其於十母爲壬癸。壬之爲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

癸之爲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故曰癸。東至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雖凍。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種萬物也。東至於建星。建星者。建諸生也。十二月律中大呂。大呂者。其於十二子爲丑。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故曰條風。南至於箕。箕者。言萬物根棋。故曰箕。正月也。律中太簇。太簇者。言萬物簇生也。故曰太簇。其於十二子爲寅。寅言萬物始生蟻然也。故曰寅。南至於尾。言萬物始生如尾也。南至於心。言萬物始生有華心

也。南至於房。房者。言萬物門戶也。至于門則出矣。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衆物盡出也。二月也。律中夾鐘。夾鐘者。言陰陽相夾厠也。其於十二子爲卯。卯之爲言茂也。言萬物茂也。其於十母爲甲乙。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南至於氏。氏者。言萬物皆至也。南至於亢。亢者。言萬物亢見也。南至于角。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姑洗者。言萬物洗生。其於十二子爲辰。辰者。言萬物之娠也。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軫者。言萬物益大而軫軫然。西至於翼。翼者。言

萬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仲呂。仲呂者。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其於十二子爲巳。巳者。言陽氣之已盡也。西至于七星。七星者。陽數成於七。故曰七星。西至於張。張者。言萬物皆張也。西至於注。注者。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故曰注。五月也。律中蕤賓。蕤賓者。言陰氣幼小。故曰蕤。痿陽不用事。故曰賓。景風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其於十二子爲午。午者。陰陽交。故曰午。其於十母爲丙丁。丙者。言陽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故曰丁。西至于弧。弧者。言萬物之吳落且就死也。西至於狼。狼者。言萬

物之可度量。斷萬物。故曰狼。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地者。沈奪萬物氣也。六月也。律中林鐘。林鐘者。言萬物就死。氣林林然。其於十二子爲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北至于罰。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北至於參。參言萬物可參也。故曰參。七月也。律中夷則。夷則言陰氣之賊萬物也。其於十二子爲申。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故曰申。北至于濁。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死也。故曰濁。北至於留。留者。言陽氣之稽留也。故曰留。八月也。律中南呂。南呂者。言陽氣之旅入藏也。其於十二子爲酉。酉者。萬物之老也。故曰酉。閭闔

風居西方。闔者倡也。闔者藏也。言陽氣道萬物闔黃
泉也。其於十母為庚辛。庚者言陰氣庚萬物。故曰庚
辛者言萬物之辛生。故曰辛。北至於胃。胃者言陽氣
就藏皆胃胃也。北至於婁。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北
至於奎。奎者主毒螫殺萬物也。奎而藏之。九月也。律
中無射。無射者陰氣盛用事。陽氣無餘也。故曰無射。
其於十二子為戌。戌者言萬物盡滅。故曰戌。

律數

九九八十一以為宮。

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為徵。

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為商。

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為羽。

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為角。

黃鐘長八寸七分一。宮。

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

太簇長七寸七分二角。

夾鐘長六寸一分三分一。

姑洗長六寸七分四羽。

仲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徵。

蕤賓長五寸六分三分一。

林鐘長五寸七分四角。

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二分。

南呂長四寸七分八分。

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分。

應鐘長四寸二分三分二分。

生鐘分

子一分。

丑三分二分。

寅九分八分。

卯二十七分十六分。

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分。

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分。

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分。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分。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分。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分。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分。

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二分。

六。

生黃鐘

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二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情核其華。道者明矣。非有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太史公曰。故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卽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鍾律調。自上古建律運歷。造曰度。可據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卽從斯之謂也。

按古樂失傳久矣。後之人猶得尋其遺緒。以存什一於千百者。端賴遷史。此宋蔡元定律呂新書。與和李范馬諸儒。及先明諸家言樂者之所祖述者也。顧樂有教。有藝。有數。教原於道。與天不做。雖非今古所能損益。然教成於人。與世推移。教不明則

樂不興。周衰。禮樂並廢。漢武帝徒慕功成作樂。而未明乎樂之道。故不足以爲教。史遷敘其事。明漢樂之大悖乎道。而不足以爲樂也。其下文全采樂記以明樂教。褚少孫又從而附益之。今珉玉相混。不可辨。律書明樂數也。數原於氣。七政。二五之精也。二十八舍。七政所歷也。八風于是出焉。風動物鳴。是曰天籟。先王法之。乃有人籟。樂之始也。記曰。八風從律而不好。律之所中。循乎二十八舍。一定者也。八風之行。協乎律與否。無定者也。協則歲功成。不協則凶荒札瘥。故曰八風從律而不好。聖主

燮理陰陽。調風以應乎律。而後世乃謂樂能調律。以從風。則不察之故也。凡此必有數行乎其中。數非理不立。理非數不行。數非器不徵。器非數不定。數者何。律之寸分。一十百千萬相生相積者是也。其自九九八十一爲宮。至應鐘長四寸二分十分二以爲羽者。十二律長短合乎五音之定數也。自子一分至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者。十二律積實之數也。其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置一而九三之者。言生黃鐘之術也。所謂音始于宮終於角者。五音相生之次。

一調之始終也。所謂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者。言一爲數始。十爲數終。黃鐘紀陽不紀陰。故虛十而存九。卽以三三成乎九也。所謂氣始於冬至周而復始者。十二律之運行。猶前二十八舍之說也。所謂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以至篇末云云者。言數之超乎形聲。妙乎神氣。惟聖人之聰明。爲能通性情之故。合天地之心。而見無理無事之非數也。間嘗考之。律歷志云。陰陽相生。自黃鐘始。由左而旋。八八爲伍。孟康云。從子數至未得八。生林鐘。又從未數至寅得八。生太簇。是也。以下生者。如子律

一分爲黃鐘九寸之數。至丑三分二。則於九寸中取六寸爲林鐘。所謂黃鐘三分去一下生林鐘也。黃鐘九寸倍之爲十八。所謂倍其實也。以三約乎十八。得六。爲林鐘之數。所謂三其法也。是凡律之下生者準此矣。以上生者。丑三分二爲林鐘六寸之數。至寅九分八。則於六寸外加二寸爲太簇。所謂林鐘三分益一上生太簇也。林鍾六寸。以四乘之爲二十四。所謂四其實也。以三約乎二十四。得八。所謂三其法也。是凡律之上生者準此矣。夫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行之於十二辰。始動于子爲一。

參之於丑得三。所謂置一而三之也。自丑至酉爲九。皆以三乘之。所謂置一而九三之也。自此至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凡此皆術之昭然。卽其數之確然。而理於此行。器於此定。萬物根本於此立。人心好惡於此感而應。千古言樂之家。靡不共信而無疑也。獨其律數所載。夷則之角。姑洗應鐘之羽。林鐘之角。仲呂南呂之徵。相生不以其倫。而生鐘術中所云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之說。則司馬貞之索隱。蔡元定之新書。皆不得其說而闕如。

者。今別爲問答以釋之。茲不具論。若夫樂藝雖曰成而下。然史遷非謂其下而不之紀也。蓋聲音難達之於紙上。且所謂制氏能記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者。旣不足徵。而李延年新聲。尤史遷所不欲傳諸後世者也。故無其文。而列代史家。遂不復能紀。故今欲考何代之樂。其聲音究何如者。皆不可得也。

前漢書律歷志。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章焉。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

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四方之政行矣。漢興。北平侯張蒼首律歷事。孝武帝時。樂官考正。至元始中。王莽秉政。欲耀名譽。徵天下通知鍾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等典領條奏。言之最詳。故刪其僞辭。取正義著於篇。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五以變。錯綜其數。稽之於古今。効之於氣物。和之於心耳。考之於經傳。咸得其實。靡不協同。

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算命。本起於黃鐘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徑象乾律黃鐘之一。而長象坤呂林鐘之長。其數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夫推歷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豪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算術。宣於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羲和掌之。

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所以作樂者。諧八音。蕩滌人之邪意。全其正性。移風易俗也。八音。土曰埴。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商之為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緜祉也。羽。宇也。物聚臧。宇覆之也。夫聲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為宮紀也。協之五行。則角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商為金。為義。為言。徵為火。為禮。為視。羽為水。為智。為聽。宮為土。為信。為思。以君

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體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九寸為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鐘。二曰太族。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鐘。二曰南呂。三曰應鐘。四曰大呂。五曰夾鐘。六曰中呂。有三統之義焉。其傳曰。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泠綸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

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黃鐘。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鐘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鐘。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太族。族。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鐘。言陰夾

助太族。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位於辰。在三月。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鐘。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楸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亡厭已也。位於戌。

在九月。應鐘。言陰氣應亡射。該臧萬物。而雜陽闔種也。位於亥。在十月。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爲一。萬物萌動。鍾於太陰。故黃鐘爲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爲萬物元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於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林之於未。令種剛彊大。故林鐘爲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以含陽之施。林之於六合之內。令剛柔有體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棣通。族出於寅。人奉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行

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爲仁。其聲商也。爲義。故太族爲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宓義氏之所以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三律之謂矣。是爲三統。其於三正也。黃鐘子爲天正。林鐘未之衝丑爲地正。太族寅爲人正。三正正始。是以地正適其始。紐於陽。東北丑位。易曰。東北喪朋。迺終有慶。答應之道也。及黃鐘爲宮。則太族姑洗林鐘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它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鐘而它律。雖當其

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鐘至尊。亡與並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其義紀之以三。故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爲八百一十分。應歷一統。千五百三十九歲之章數。黃鐘之實也。繇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其義紀之以兩。故置一得二。凡三十置。終地之數。得六十。以地中數六乘之。爲三百六十分。當期之日。林鐘之實。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

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極天地之變。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爲六百四十分。以應六十四卦。太族之實也。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天兼地。人則天。故以五位之合乘焉。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之象也。地以中數乘者。陰道理內。在中餽之象也。三統相通。故黃鐘林鐘太族。律長皆全寸而無餘分也。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而二者爲合。六爲虛。五爲聲。周流於六虛。虛者爻律。夫陰陽登降運行。列爲十二。而律呂和矣。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

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故孳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莖於卯。振美於辰。已盛於巳。罟布於午。昧蔓於未。申堅於申。留孰於酉。畢入於戌。該闕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

於丙。大盛於丁。豐楙於戊。理紀於巳。斂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揆於癸。故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綱紀之交。以原始造設。合樂用焉。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顧取象。然後陰陽萬物。靡不條鬯該成。故以成之數。忖該之積。如法爲一寸。則黃鐘之長也。參分損一。下生林鐘。參分林鐘益一。上生太族。參分太族損一。下生南呂。參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參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鐘。參分應鐘益一。上生蕤賓。參分蕤

賓損一。下生大呂。參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參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鐘。參分夾鐘益一。上生亡射。參分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八八為伍。其法皆用銅。職在太樂。太常掌之。

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為引。高一尺。廣六分。長十丈。其方法矩。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

分別也。寸者。寸也。尺者。隻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夫度者。別於分。寸於尺。隻於尺。張於丈。信於引。引者。信天下也。職在內官。廷尉掌之。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斗。為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圓其外。旁有鹿焉。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其狀似爵。以縻爵祿。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圓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圓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

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中黃鐘。始於黃鐘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龠者。黃鐘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

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旋璣。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論語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車則見其倚於衡

也。又曰。齊之以禮。此衡在前居南方之義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付爲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爲宜。圜而環之。令之內倍好者。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銖者。物繇忽微始。至於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鐘律之重也。二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之象也。十六兩成斤

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均平也。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物終石大也。四鈞爲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終於十二辰而復於子。黃鐘之象也。千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四萬六千八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物歷四時之象也。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權與物均而生衡。衡

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爲五則。規者。所以規圓器械。令得其類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須。陰陽位序。圓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詩云。尹氏太師。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咸有五象。其義一也。以陰陽言之。太陰者。北方。北。伏也。陽氣伏於下。於時爲冬。冬。終也。物終臧。乃可稱。水潤下。知者謀。謀者重。故爲權也。太陽者。南方。南。任也。陽氣任養物。於時

爲夏。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火炎上。禮者齊。齊者平。故爲衡也。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物。於時爲秋。秋斂也。物斂斂乃成熟。金從革。改更也。義者成。成者方。故爲矩也。少陽者。東方。東動也。陽氣動物。於時爲春。春蠢也。物蠢生乃動運。木曲直。仁者生。生者圓。故爲規也。中央者。陰陽之內。四方之中。經緯通達。廼能端直。於時爲四季土。稼穡蕃息。信者誠。誠者直。故爲繩也。五則揆物。有輕重。圓方平直。陰陽之義。四方四時之體。五常五行之象。厥法有品。各順其方而應其行。職在大行。鴻臚掌之。

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女聽。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唯聖人爲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今廣延羣儒。博謀講道。脩明舊典。同律。審度。嘉量。平衡。鈞權。正準。直繩。立於五則。備數和聲。以利兆民。貞天下於一。同海內之歸。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各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之至精。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

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為引者。事之宜也。

三統合於一元。故因元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十一三之。以為實。實如法得一。黃鐘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為法。得林鐘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皆參天兩地之法也。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為法。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律娶妻而呂生子。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傳曰。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之道畢。

前漢書禮樂志。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昔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招。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自夏以往。其流不可聞已。殷頌猶有存者。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

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咏言。聲依咏。律和聲。八音克諧。此之謂也。又以外賞諸侯。德盛而教尊者。其威儀足以充目。音聲足以動耳。詩語足以感心。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羣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己竦神。說而承流。是以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降。故詩曰。鐘鼓鏗鏘。磬管鏘鏘。

降福穰穰。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故樂者。聖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者也。然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是謂淫過凶嫚之聲。爲設禁焉。世衰民散。小人乘君子。心耳淺薄。則邪勝正。故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廼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夫樂本情性。浹肌膚而臧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尙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犇齊。陳舜之後。招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

之至於斯。美之甚也。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王澤旣竭。而詩不能作。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時周室大壞。諸侯恣行。設兩觀。乘大路。陪臣管仲。季氏之屬。三歸雍徹。八佾舞庭。制度遂壞。陵夷而不反。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並出。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巧僞因而飾之。以營亂富貴之耳目。庶人以求利。列國以相間。故秦穆遺戎。而由余去。齊人餽魯。而孔子行。至於六國。魏文侯最爲好古。而謂子夏曰。寡人聽古樂則欲寐。及聞鄭衛。余不知倦焉。子夏辭而

辨之。終不見納。自此禮樂喪矣。漢興。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陵夷壞於王莽。今海內更始。民人歸本。戶口歲息。平其刑辟。牧以賢良。至於家給。旣庶且富。則須庠序禮樂之教化矣。今幸有前聖遺制之威儀。誠可法象而補備之。經紀可因緣而存著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今大漢繼周。久曠大儀。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發憤而增歎也。按史遷後言樂者。莫詳於班固。今讀其書。所謂正

義者有五。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此志樂之大凡也。及按其條理推行之實。乃知其本數以定聲。而度量衡由之生焉。則五者固一以貫之也。蓋數者。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故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者。言數之盡乎變也。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者。數之所由肇也。一而三之。三而九之者。數之所由行也。歷十二辰而得黃鐘之實者。數之所由備也。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者。數之所由算也。五音者。得天之中數五也。六律者。得地之中數六也。有六律又有

六呂者。所謂五六天地之中合也。律娶妻而呂生子者。奇偶相生之數也。始於子終於亥者。數之周流六虛而爲一周也。本九寸之律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者。九六相生。陰陽相應之數也。三統者。三才之數也。天統黃鐘之實爲八百一十分者。九九之數也。地統林鐘之實爲三百六十者。六六之數也。人統太簇之實爲六百四十者。八八之數也。由是三分損益以生十二律者。參天兩地之數也。凡此皆聲之本乎數者也。至於度。以度長短也。惟起黃鐘之長數。而別於分。忖於寸。獲於尺。張

於丈。信於引也。量以量多少也。惟起黃鐘之龠數。而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衡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惟起黃鐘之重數。而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也。權生衡。衡生規。規生矩。矩生繩。繩生準。五則有品。各順其方。而應其行也。是又皆事之起於律。而無一不本乎數者也。獨其備數章曰。其數以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成陽六爻。孟康注不分曉。今以其數考之。所謂其數者。卽上文二百七十一枚之數也。二百七十一枚者。乃六觚之總。積算則用以紀數。束

之則爲一握者也。其形六面。每面九枚。故其表六九五十四。次內六八四十八。次內六七四十二。次內六六三十六。次內六五三十。次內六四二十四。次內六三一十八。次內六二一十二。次內六枚。並中心一枚。共二百七十一枚也。法見數理精蘊。成猶併也。陽乾卦也。以四十九併乾卦之六爻。又併乾卦六爻之策二百一十六。則得二百七十一數也。志之合數取象多類此。又其敘參分損益之法。自黃鐘至蕤賓。而謂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由是大呂上生夷則。夷則下生夾鐘。夾鐘上生無射。

無射下生中呂。此則五上六下。與呂氏淮南子鄭康成賈公彥杜佑五下六上之法不合。蓋三分蕤賓損一。僅得大呂之半。必倍之始得其全。若三分蕤賓益一。則不必加倍。而適得大呂之全數。雖二者亦殊塗而同歸。然以聲音度數。與陰陽理氣言之。皆以蕤賓上生爲是。上編論之甚詳。是當從呂氏淮南諸說。而不從班志矣。又曰。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八八爲伍。孟康注曰。從子數辰至未。得八。下生林鍾。數未至寅。得八。上生太簇。律之上下相生。皆以此爲率。斯言是矣。而未盡其義也。蓋

徒以相生言之。則祇當言生而不當言旋。祇當言八而不當言八八。祇當言以八相生。而不當言八八爲伍矣。班史所志。於相生相統相應相象相推相齊相乘相積之義。無所不該。獨未言及旋宮一法。故繼陰陽相生之後。而終之曰。自黃鐘始而左旋。言其起黃鐘左行而旋。相爲宮也。又曰。八八爲伍。言其旋宮之法。八與八相比也。伍之云者。言上下諸律。皆可爲宮。如儕偶之屬也。賈公彥禮運還相爲宮。疏曰。自黃鐘下生林鍾。至無射上生仲呂。隨其相生之次。每辰各自爲宮。至中呂而匝。黃鐘

爲第一宮。林鍾爲第二宮。太簇爲第三宮。南呂爲第四宮。姑洗爲第五宮。應鍾爲第六宮。蕤賓爲第七宮。大呂爲第八宮。夷則爲第九宮。夾鍾爲第十宮。無射爲第十一宮。仲呂爲第十二宮。此十二宮者。皆以前八交後八卽以後八麗前八。其象則旋轉而無常居。其勢則左行而有定向。斯殆庶幾黃鍾左旋八八爲伍之義乎。又權衡章云。寸爲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二句與上下文意似不屬。孟康注謂寸爲寸度其義。黃鍾龠銖兩斤鈞石凡七。與下十一象爲十八。尤爲牽強。夫銖兩斤鈞石由

黃鍾之龠而生者也。不得並數爲七。下文十一象。又由銖兩斤鈞石而起者也。不得並數爲十八。今按此二句。當在下文兩者兩黃鍾律之重也之下。蓋寸者寸也。黃鍾之律九寸。兩黃鍾之律。則寸爲十八也。如此。則語意恰合。與下段文義亦成一例。而前段上下文亦自聯屬矣。

又按漢世去古未遠。樂家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太樂官。雖不能言其義。然尚能記其鏗鏘鼓舞。故其歌舞音節。猶有傳焉。使有文明之主出。羣儒考古驗今。以復三代之遺制。庸詎知其不能。乃新聲

競作。褻嫚郊壇。開後世角觝魚龍之術。龜茲伊涼之曲。及淫巧百變之戲。吏民湛沔。古制之存什一於千百者。於是遂亡。此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王吉劉向班固諸人所爲發憤而增歎也。

